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 第二集 ·

王保民 主编

粉红色 的信笺

沈祖连著



族出版社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粉红色的信笺

沈祖莲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粉红色的信笺

沈祖连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张印:3.875 字数:70 千
印数:5,001—15,000 册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包晓泉 封面设计:张文昕
总策划:冯 艺 技术设计:韦方红

ISBN 7-5363-1855-3/I·448 定价:4.30 元

主 攻 篇 （代序）

林斤澜

四五年前，我在一篇谈小小说写作的文章里，引用了常用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想来，不合适。谈写作谈什么也好，不打比方不生动，一打比方不免跛足。写作的事，本来说不“死”。若呆板去说，倒弄出“死相”来了。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一阵用在政治生活里，是著名的贬义词，可委屈它了。我先前借来说小小说的写作，不过表明这么那么个特点，不关贬与褒。现在又来说小小说的写作，也还用这两句四字句——八字落地，两厢分开，又稳重又气派吧。不合适的地方，改改个把字如何？

“攻其一点，略及其余”。“攻其一点，远及其余”。“攻其一点，遍及其余”。“攻其一点，影射其余”。“攻其一点，想见其余”……好像都可以。这不是“死相”，是

说不“死”的好好，也是难处。

怎么说“攻其一点”？因为只能“攻其一点”。

据说小说的写法有新有旧，先算它是这么回事吧。再算它旧写法里，多半是顺序写来呢？这儿那儿顺一顺，顺进去千把字跟喝口水一样。又算它新写法爱好跳来跳去，没准落脚在不要紧地方倒像是恰好，好进去两千字不怕腰疼。一个短篇作兴万字往外、一个中篇高兴十万往里。

可是小小说的领土，全部，才千把两千过不去三千字。“攻其一点”是命里注定的事了。

什么叫“点”，“点”就是小说的“小”。不论长篇短篇，凡小说都要把“小”当帽子戴上。十来年前我出过一本谈文的书，书名是“小说说小”。以为小说的“小”，就是日常用语的“小地方”，也就是文艺行话的“细节”。一位前辈小说家把“细节”比作零件，说“小说好写，零件难找”。这是深入浅出，又随手拈来个比方，遂成名言。

小小说更多一个“小”字，也就是字数——篇幅——地盘上抠得更紧些。紧得“攻”起来不能“强攻”“硬攻”，纵有强硬的重型武器，这点儿地方，不够转动一个轮子的。这点儿地方的紧，还不能绷，再绷就崩了。反倒要松，要宽松，谁要是不能领会宽松的好处，早晚得崩。全靠精选了个细节——零件，随着从容道来，散漫道来，自由自在道来。地盘是紧，精选细节是紧。从容散漫，自由自在的是松。初看不少闲言碎语，到头来都是帮衬着主要细节，或是扶持这精选零件的个个侧面。有这松这紧的结合，才会有扇面上的大江东去，斗方中的气贯长虹。才会有“攻其一点，遍及其余”。

遍及其余，若死抠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小小说不可能，大

小说可能吗？不说别的，单说世界上不论大小事情，没有一件是孤立的。每一发生，每一发展，都是四通八达，都立刻，都同时又通又达。一支笔写得过来吗？只能“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表完这一枝，再表那一枝，顶多是花插着来。

若不死抠，遍及其余又有可能。这就是攻其一点的同时，留下许多空白。空白又叫留白又叫布白，若留得好布得妙，勾起感觉，触动感情，激发感想，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这手段在我们祖国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空空舞台，随手是门是窗，随步是山是水。空间和时间都因无为，所以无限。国画更加明显，不但花木无根，群山都可以不落地。画家把构图构思，直接叫做“布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什么“计白当黑”，“字在字外”，也就是音响上“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意思。

小说不论大小，都要留够空白。若讲究中国的气韵、气质、气氛、气派，气，渺茫，请从空白着手，让空白把气落空——其实是落实。请看山水灵秀地方，灵秀是气不可见，若建一空灵亭子，可见空白了，也就可见灵秀的生机，穿插空白而显现生动了。

小小说弹丸之地，怎生空白？其实没有空白，反倒无以为生！中国的小小说，不讲究空白，难道端着金饭碗去讨饭吃！

中国的小小说，好比中国山坳水沿，几竿竹几段木头的婷婷的亭子。

中国的小小说，是只画几笔的册页。

在中国的小小说里，要读得出中国绝句的气韵来。五言二十个“千金”，七言的字二十八“贤人”。千年可以不减当年，千里不掉渣儿些许。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十个大白字，谁也认得。那气韵呢，怕也感觉得到，却又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字背后，藏着气韵来？不在哪个字背后，是在十个字漂浮着的茫茫空白里。果真茫茫？若果真茫茫不知所之，那气韵的气象韵味，岂不什么象也认，什么味也可。若什么都认可，又怎么说得这里的气韵呢！请看后边十字：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这是范围，也是归宿。这里是这样的气象和韵味。

还要见见慷慨激昂的气韵吗，请看！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这里的空白是整个历史，浩浩渺渺。不过气韵呢，又给引导到一条路上：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原来在城楼红墙外边的长安街上，东西各有一座叫做三座门的牌坊，典雅庄严。五十年代因有碍交通，因扩大广场，拆掉！拆好不拆好，是另外一个专题。当时可有一番争论，其中有一说：广场广大，是大气派。但有范围，如果无边无沿，那是旷野了。广场的极限，在建筑学上是计算得出来的。当决定拆除时节，有论者学者跌足捶胸，叹道：气儿跑了。

最后提醒一句，小说的空白不是全无限，是有所限。小小小说周旋余地小，所限尤其紧要。若放任全无限，那就可以不用

什么艺术手段。正是无限又有限,越松又越紧,才是艺术手段的用武之地,考验之门。

三岔口絮语

沈祖连

这是我的第二本小小说集。

创作是碗酸辣汤,谈起来挺吸引,喝起来则不轻松(当然如果是爱吃辣的人则不然)。第一篇作品发出后,自想将来能成为大作家,于是乎碰上什么写什么,无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写,打有自己姓名印记的铅字激增了一段时间,慢慢发现,这都不是我的长处,便于1987年末,改为专攻小小说,自认为是找对了路子,35分钟得一篇,最多的一天写8篇,而且怎么写怎么成,写什么是什么。积累起来也有了300余篇。

殊不知小说写到了这个份上,却是越写越难了。当然啰,随便胡弄,那也容易,千来字的文章,不就是半个小时?然

而，创作是一项创造，它不好去重复别人，也不好去重复自己。只有对生活如痴如迷，之后才搜索枯肠。

好在我所生长的地方还有点小优势：南宁至广州的公路干线，到了家乡，往北岔出了一捺，形成个“人”字之岔口。且无论是城是乡，人们都特别爱在岔道口上活动。几千年来遵循面朝黄土背向天的人们，突然学会了经商，而且就选取了这个“三岔口”，几年之内把一个荒凉的毫不起眼的岔道口，变成了一个以饭店为主的兼有三教九流的热闹小镇。纠集于三岔口的多种人等，有见义勇为者，有趁火打劫者，有扶危济难者，也有偷鸡摸狗者，而这些人，有许多还是我幼时的相知或相识，每次归省，看到或听到他们的作为，都觉着新鲜，便想用小小小说的形式进行“系列”，把一批人物逮上了作品，诸如开放型的美人鱼姑娘，疾恶如仇的补鞋匠，富于传奇的豹三、番鬼五，憨厚豪爽的华光四，争胜好强的庆甫三，不知足的猪经理，以及心地善良的老爹，桀骜不驯的黄鳝头，东山再起的烤鸭六等等。国内评家对这一组系列颇关注，广西王敏之、姑苏之张进，先后于《文艺报》上作文评述，并冀望我写成当今《清明上河图》，王保民、常弼宇二先生也在《南方文坛》上撰文评介。马年金秋，广西文联及作协，还特地举行“沈祖连小小小说研讨会”，第一次把我推成靶子。热情的鼓励，诚挚的导引及善意的批评，无不给予了我巨大的力量。我的作品属“小字辈”，我不知道是否承受得起这么一次会议，反正开过了，就那么回事。

其实人生也有三岔口，而且还不止一个：从政与从文，从武与从商，做工与务农，我选取了从文。在创作中又有许多的

岔口，写散文与写小说与写报告文学，我选取了小小说，并曾声言，要吊死在这棵树上。

是否痴了点？我不后悔！

目 录

主攻篇(代序).....	林斤澜(1)
三岔口絮语.....	沈祖连(6)

猪经理.....	(1)
残局.....	(4)
老实人的虚伪.....	(7)
天下儿郎	(10)
龙泉宝剑	(12)
番鬼五	(15)
美人鱼饭店	(18)
报答	(21)
归心似箭	(24)
旅途中	(27)
麦尔登套裙	(30)
磕瓜子的女人	(32)
饮早茶	(35)
华光四(之二)	(37)
华光四(之三)	(40)
轮回	(42)
见解	(45)

姑娘十八一枝花	(47)
难题	(50)
P 工	(51)
音乐家与钢琴	(53)
王牌	(56)
老康的祖坟	(58)
东窗和西窗	(61)
静静的夜	(64)
小月夜	(66)
机关的早晨	(68)
棋趣	(71)
美丽的姑娘	(73)
祖传秘方	(75)
坚强的汉子	(78)
粉红色的信笺	(80)
阿公无故事	(82)
当科长	(84)
忆秋	(87)
新闻	(90)
除夕夜	(92)
老英雄	(94)
坐皇冠车的人	(97)
会议传奇	(100)
家长家规	(103)
体味	(106)
后记	王保民 (109)

猪经理

——三岔口系列之七

小的时候，还未时兴塑料凉鞋。他见别人穿那“水陆空”，心想，我也应该有一双。

于是，他有了一双“水陆空”，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奶奶却说，他爸从小就有鞋穿了。

长成了彪形汉子。村上人结婚，请他去当车夫。他去了。他的自行车技术是村里第一。他可以单手上车，可以车上拾币，可以前后搭货，三四百斤东西压在两头不在话下，要有闲心，人多在禾场时，他还可以耍几样骑车花样，倒骑、直立、钻三角架……，于是，全三岔口都公认，他的车技是无可攀比的。

自然，新娘非他莫搭了。

桂南有习惯，新娘出嫁这一天，脚不能着地，那怕是爬山过沟，也不下地，要是坐轿，那没问题。坐自行车，没有一流的车技能行么？

他驮着新娘，轻飘飘的，就像二两棉花。没几里地，他便冲

到了前面，把接亲队伍远远地拉在了后边。

一道小沟，宽不过丈余，干了水。不过得下车。新娘没下。推车下沟倒好办，推上沟就得费点力气了。加上那是沙坝，一推一扭，新娘身一侧，险些摔倒，他慌忙一手扶住。不巧这一伸手，揽着了新娘的腰肢，只觉得软柔柔的，手感挺好。他的心狂地跳：妈的，也该有个老婆了。他这年是二十三。奶奶说，他爸第一次娶亲也是二十三岁。合该他走桃花运了。当新娘面红乎乎地坐着他的车重又上路时，大队人马也到了。新娘指着第七车的姑娘给他看。那姑娘脸圆圆，眼也圆圆，似乎总在笑。凭心而论，圆脸姑娘要比新娘胜三分。

新娘说为了作伴，便把圆脸姑娘介绍给了他。圆脸姑娘也中意，回去时，非得坐他的车不可。于是，他又有了中意的老婆。

家成了，可业却立不起来，还住那三间旧房。房虽旧，还能顶风雨，是父亲留下来的。父亲能建屋，他也想建，可囊中缺钱。

他看到别人大把大把进票子，心里也馋，想，我也应该有一笔钱了。

地方猪苗奇缺。他筹了一笔款，上陆川去贩。都说是靖西的妹子陆川的猪。头一车运归净赚个三千六，马不停蹄又赶了去。人走运，想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成什么，不出一年，他暴发了，并自封为猪经理，正好，他也姓朱。

三间旧房扫平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小楼，三层，带个小花园。不过，花园并未养花，用来圈猪，白的，黑的，本地的小猪满圈里跑。

啊，在家业上，他大大地超过了那死去的父亲了。

村边的桥崩了，没人理，他理了，拿出一万三千六百元，水泥钢筋大青石，还在桥头树了个碑，凿上“朱海明桥建于1987年5月”。他觉得，他并没有辱没祖宗，他不但超出了那个富裕中农的父亲，还超出了朱家列祖列宗。

人们从桥上走过来走过去，摸摸桥栏，按按石碑，虽然有点个人突出，然而没有不舒服的。他的存款放在银行，光利息就够一家人食用了。可当县报记者采访他时，他却说：

“我什么都超过了老豆（父亲），就一样比不上！”“你还有什么比不上？”

“老豆娶了两个老婆，我却不能！”

残局

河堤。水泥栏杆。凤尾竹。蟠桃树。哦，好久没这么潇洒地走过了，一切映入眼帘，一切又漫无目的。

我这样走了三十六年。不，才走三十六分钟，却也像是三十六年。

头脑在发胀。这一仗又败了，而且败得狗血淋头。吃一堑长一智，我吃了三十多年的堑，也长不出这个智——你急，他们才不急呢，屁大的事，你没交三份报告，递三个情况了解，不讨论三五十天，不研究一两个月，妄想能答复，且答复的肯定与否，希望也只有50%。

我就是一辈子也长不了这个智，除非不叫我办事，不给我任务，给了，就永远急风忙火。

欲速则不达！

右边是河，有青树，有茂竹，有汨汨江流，也有满载沙船。左边是墙，平房连接大楼，大围连接围墙，哦，什么时候这地方打开了这个门，也像早已存在的了。

向左转，临时改变方向。漫无目的，也就无所谓方向，随心所欲而已。穿过一排夹竹桃进入一个开阔院，方形的院子，有花有树，还有个建造别致的亭子，什么时候建的？鉴别不出。暗红的圆柱，紫黑的斗拱，斑驳的顶尖，黑灰的瓦面，呈着一个旧